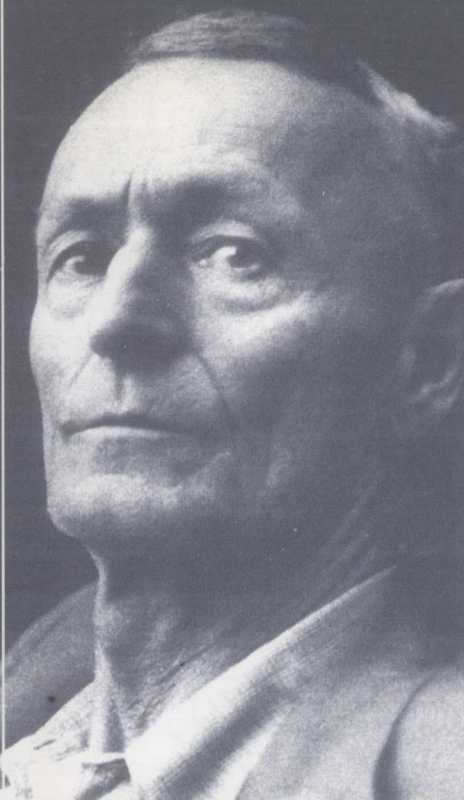




Sully Prudhomme 1901

Theodor Mommsen 1902

HENRYK SIENKIEWICZ 1905

RUDYARD KIPLING 1907

RUDOLF CHRISTOPH EUCKEN 1908

PAUL HEYSE 1910

MAURICE MAETERLINCK 1911

GERHART HAUPTMANN 1912

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

KARL ADOLPH GJELLERUP 1917

HENRIK PONTOPPIDAN 1917

CARL SPITTELER 1919

KNUT HAMSUN 1920

ANATOLE FRANCE 1921

GRAZIA DELEDDA 1926

HENRI BERGSON 1927

SIGRID UNSET 1928

SINCLAIR LEWIS 1930

ERIK AXEL KARLFELDT 1931

JOHN GALSWORTHY 1932

LUIGI PIRANDELLO 1934

EUGENE O'NEILL 1936

ROGER MARTIN DU GARD 1937

PEARL S. BUCK 1938

JOHANNES V. JENSEN 1944

GABRIEL YERGEN 1945

主编/刘硕良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荒原狼

JOHN STEINBECK 1962

GEORGE SEFERIS 1963

SHMUEL YOSEF AGNON 1966

NELLY SACHS 1966

PATRICK WHITE 1973

JOHN G. JOHNSON 1974

HARRY MARTINSON 1974

EUGENIO MONTALE 1975

SAUL BELLOW 1976

VICENTE ALEXANDRE 1977

ELIAS CANETTI 1981

WILLIAM GOLDING 1983

JAROSLAV SEIFERT 1984

CLAUDE SIMON 1985

WOLE SOYINKA 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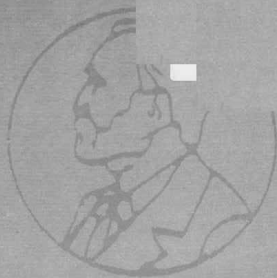
JOSEPH BRODSKY 1987

(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瑞士] 赫尔曼·海塞 / 著

李世隆 / 等译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主编 / 刘硕良

荒原狼

(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瑞士] 赫尔曼·海塞 / 著

李世隆 / 等译



漓江出版社

目 录

下 册

席特哈尔塔	(351)
第一编	(353)
婆罗门之子	(353)
和沙门在一起	(362)
戈塔马	(371)
觉醒	(379)
第二编	(384)
卡玛拉	(384)
和儿童般的俗人在一起	(397)
轮回	(405)
在河边	(413)
船夫	(423)
儿子	(434)
噫	(443)
戈文达	(449)
德米安	(461)

·目 录·

第一章	两个世界·····	(465)
第二章	该隐·····	(482)
第三章	罪人·····	(500)
第四章	贝娅特丽斯·····	(518)
第五章	鸟儿钻出蛋来·····	(537)
第六章	雅各的斗争·····	(553)
第七章	夏娃太太·····	(572)
第八章	从结尾开始·····	(595)

·附 录·

授奖词·····	(604)
受奖答辞·····	(609)
海塞自传·····	(612)

席特哈尔塔

一首印度诗

孟 德 译

第 一 编

婆罗门之子

席特哈尔塔，这个婆罗门^①的英俊儿子，这只年轻的雄鹰，在房子的背阴处，在河岸边小船旁的阳光下，在婆罗双树林的树荫里，在无花果树的浓荫下，与他的好朋友并且同是婆罗门之子的戈文达一起长大了。在河岸边，在沐浴中，在神圣的洗礼时，在神圣的祭祀时，太阳晒黑了他的浅嫩的肩膀。在芒果树林里，在孩子们游戏时，在母亲哼唱时，在神圣的祭祀时，在他那身为学者的父亲教诲时，在贤人们讲话时，浓荫融入了他的乌黑的眼睛。席特哈尔塔早就参加了贤人们的谈话，与戈文达苦练辩论，与戈文达苦练观察的技巧，以及专心潜修的功夫。他已经学会了无声地默诵“唵”^②，默诵这个词中之词，吸气时默诵这个词，呼气时默诵这个词，全神贯注，额头

① 婆罗门是印度的僧侣贵族，世代以祭祀、诵经、传教为业。

② “唵”是印度教和印度其他宗教的咒语，据说其法力超过其他一切经咒。

上笼罩着清纯才智的光辉。他已经懂得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了解阿特曼^①，不受干扰，与宇宙保持一致。

父亲见他是个好学的人，是个渴求知识的人，在他身上看到一个伟大的贤人和僧侣在成长，一个婆罗门中的贵人，心里为有这样的儿子而充满了快乐。

母亲也看着儿子，看着他走路和起坐，看着席特哈尔塔这个强壮、英俊的小伙子迈着修长的腿走路，以完美无瑕的仪容向她问候，母亲的胸中也跃动着狂喜。

当席特哈尔塔走过城里的街道时，他额头光亮，有着国王一般的眼睛，扭动着瘦削的臀部，爱情搅乱了年轻婆罗门姑娘的芳心。

而他的朋友戈文达，婆罗门之子，爱他更是胜过了所有人。他爱席特哈尔塔的眼睛和迷人的嗓音，爱他的步态和完美无缺的仪容举止，爱席特哈尔塔所做和所说的一切。他最爱他的精神，他的高尚、激昂的思想，他的刚强的意志，以及他的崇高的使命感。戈文达知道，这个人不会是普通的婆罗门，不会是腐败的祭司，不会是口念咒语的贪心商贩，不会是爱慕虚荣的空洞演说家，不会是凶恶狡诈的僧侣，也不会是畜群中的一只善良而愚笨的小绵羊。不，即便是他，戈文达，也不想成为那样的人，不愿像成千上万人那样当个婆罗门。他愿意追随席特哈尔塔，这个他所爱的了不起的人。如果席特哈尔塔将来成了神，成了光辉耀眼的人物，那么，戈文达仍然愿追随他，做他的朋友，做他的伙伴，做他的仆人，做他的随从，做他的

^① 阿特曼的意思是“我”，印度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指人本身的永恒核心。

影子。

大家都这样喜爱席特哈尔塔。他给大家创造了欢乐，给大家带来了喜悦。

但是他，席特哈尔塔，自己却并不快活，也没有什么乐趣。他在无花果园的玫瑰色小径上漫步，在树丛的淡蓝色阴影里小坐沉思，在每天的赎罪沐浴中洗濯自己的肢体，在浓荫匝地的芒果林里献祭，举止礼仪完美无瑕，受到大家喜爱，给大家带来快乐，而他自己心里却没有快乐。他常做梦，有无休止的想法从河水中流出，从夜间的星星中闪现，从太阳的光芒中释放出来。他常做梦，心灵的不安宁从祭祀中冒出，从《梨俱吠陀》^①的诗行中浮现，从老婆罗门的教诲中滴落。

席特哈尔塔心中的不满足开始增加。他开始感到，父亲的爱，母亲的爱，以及好友戈文达的爱，并不能永远使他幸福，使他平静，使他知足，使他心满意足。他开始担心，他的可敬的父亲以及别的老师，那些聪明的婆罗门，已经把智慧的精华传给了他，把他们的丰富知识注入了他那期待的容器，而这个容器却没能盛满，精神没能满足，灵魂没能安宁，心也没能平静下来。洗礼虽好，但它们是水，洗不掉罪孽，治不好精神的焦渴，解除不了内心的恐惧。对神灵的祭祀和祈求当然很好——可是，这就是一切了吗？祭祀可曾带来了幸福？而神灵的作用又怎么样呢？真的是生主^②创造了世界？难道不是阿特

① 《吠陀》是用古梵文创作的印度古代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的总称，婆罗门教的经典。《梨俱吠陀》是其中的第一部本集，即颂诗部分。

② 生主是古代印度吠陀时代所信奉的创世之神，后来认为他就是印度教大神梵天，又说他是梵天“心生”的十子之一。

曼，这个独一无二的万物之主？神灵们又何尝不像你我一样是被创造出来的形象，受制于时间，是暂时而非永恒的？祭祀神灵果真是好事，果真对头，是合情合理和至高无上的行动？除了独一无二的阿特曼，还有谁值得祭祀，还有谁值得崇拜？到哪儿才能找到阿特曼，他住在何处，他那永恒的心在何处跳动？除了在自我之中，在内心深处，在每个人内心的坚不可摧之中，还会在何处？而这个自我，这个内心深处，这个最后的东西，又在何处呢？它不是肉和腿，不是思想也不是意识，那些圣贤就是这么教导的。那么，它在哪儿，到底在哪儿呢？要挤到那儿去，渗入自我，渗入我心中，渗入阿特曼——但是否还有另一条路值得去探索呢？啊，没有人指出这条路，没有人知道它，父亲不知道，老师和贤人不知道，那些神圣的祭祀歌也不知道！而婆罗门以及他们的神圣经书却知道一切。他们知道一切，关心一切，甚至超出了一切，世界的创造，言语、饮食和呼吸的产生，感觉的秩序，神灵们的业绩——他们知道无限多的东西——但是，如果不知道这独一无二的东西，这最重要的东西，这唯一重要的东西，知道那一切又有什么价值呢？

确实，在神圣经书中的许多诗，尤其是在《娑摩吠陀》^①的《奥义书》^②里，都讲到了这种最内在、最终的东西，真是了不起的诗。“你的灵魂就是整个世界。”里面这样写道，还写着人在睡觉时，在酣睡中，便进入自己内心深处，到了阿特曼

① 《娑摩吠陀》是《吠陀》中的第二部本集，内容为供咏唱的歌偈。

② 《奥义书》是印度教古代吠陀教义的思辨作品，是对不同吠陀著作的评注。

之中。在这些诗里显示了惊人的智慧，最聪明的人的所有知识都集中在这里，体现为具有魔力的语句，纯净得就像蜜蜂采到的蜜。不，千万别小看这巨大的知识财富，它们被数不清的一代代聪明的婆罗门搜集和保存在这里。——可是，那些不仅了解而且体验了这种最深刻知识的人，那些婆罗门，那些僧侣，那些贤人或忏悔者，究竟在哪儿？而能够把沉湎于阿特曼之中的人从酣睡中唤醒，使之清醒，进入生活，迈步前行，说话做事的内行人又在何处？席特哈尔塔认识许多可敬的婆罗门，首先是他的父亲，那个高尚的人，那个学者，那个值得敬重的人。他父亲令人敬佩，举止安详和高贵，生活纯朴，言语聪明，头脑里有机智和高尚的思想——但即便是他，有那么多知识，就算是生活在幸福之中，拥有平静安宁了吗？难道他不也是一个探索者、渴求者吗？难道他不也是一个焦渴的人，不得不再三地跑到圣泉边痛饮，从祭祀中，从书籍中，从婆罗门的交谈中汲取养分吗？他这个无可非议的人，为什么每天都得洗涤罪孽，每天都要努力洗涤，每天都要重新努力呢？难道阿特曼不在他身上，难道根本之源不在他心里流淌？必须找到它，这个自我之中的根本之源，必须拥有它！而别的一切都是探索，都是走弯路，都是误入歧途。

席特哈尔塔的想法就是这样，这是他的渴望，这是他的苦恼。

他经常朗读一篇《奥义书》里的话：“确实，婆罗门这个名称就是真理——真的，谁明白了这点，就能天天进入天上的世界。”那天上的世界往往已经临近，可是他却从来没完全达到，从来没消除过最后的焦渴。所有圣贤，凡是认识并受到了教诲的，没有一个完全到达了那个天上的世界，完全消除了

永恒的焦渴。

“戈文达，”席特哈尔塔对他的朋友说，“戈文达，亲爱的，跟我一起到榕树下面去吧，咱们该专心潜修了。”

他们走到榕树那儿，坐下来，这边是席特哈尔塔，离他二十步远是戈文达。席特哈尔塔坐下，做好了念经的准备，接着便喃喃地反复念起来：

唵是弓，心灵是箭，
婆罗门便是箭之靶，
应当始终不渝射向它。

在正常的沉思潜修的时间过去之后，戈文达站了起来。傍晚降临了，到晚间沐浴的时候了。他呼唤席特哈尔塔的名字，席特哈尔塔却没回答。席特哈尔塔仍在沉思打坐，眼睛呆呆地凝视着一个远远的目标，舌尖稍稍从牙齿间伸出，似乎没有了呼吸。他就这样坐着，沉浸在专注之中，默默念诵着“唵”，心灵已作为箭射向了婆罗门。

那时，有几个沙门经过席特哈尔塔所在的城市。他们是去朝圣的苦行僧，三个瘦削、憔悴的汉子，既不年老也不年轻，风尘仆仆，肩上出血，几乎光着身子，被太阳晒得焦黑，生活在孤独之中，对尘世既生疏又敌对，堪称是人世间的陌生人和瘦狼。从他们身后飘过来一股强烈的气味，那是充满了平静的激情、坚忍的修行和无情的抑制自我的气味。

晚上，在沉思潜修的功课之后，席特哈尔塔对戈文达说：“明天清早，朋友，席特哈尔塔要去找沙门，他要当一个沙门。”

戈文达听了这话脸色煞白，他从朋友那不动声色的脸上看出了决心，就像离弦之箭一样不可扭转的决心。戈文达一眼就明白了：事情已经开始，现在，席特哈尔塔要走他自己的路了，他的命运已开始萌发新芽，而自己的命运也与之相连。他的脸色苍白得就像干枯的香蕉皮。

“哦，席特哈尔塔，”他叫道，“你父亲会许可吗？”

席特哈尔塔就像睡醒的人那样望过来。他很快就看出了戈文达的心，看出了害怕，也看出了顺从。

“哦，戈文达，”他小声说，“咱们别浪费口舌了。明天天一亮，我就要开始沙门的生活。别再说下去啦。”

席特哈尔塔走进了房间，他父亲正坐在一张麻织的席子上。他走到父亲身后，站在那里，一直到父亲觉察出身后有人。这个婆罗门说：“是你吗，席特哈尔塔？说吧，把你要说的话说出来吧。”

席特哈尔塔说：“爸爸，求你允许我吧。我是来告诉你，明天我想离开这个家，去找苦行僧。当一个沙门是我的愿望。但愿爸爸你不会反对。”

这个婆罗门没吭声，沉默了很久，一直到小窗里出现了星星闪烁，并且改变了它们的位置，房间里依然沉默。儿子一言不发，一动不动，交叉着胳膊站在那儿，父亲也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坐在席子上，只有星星在天上移动。后来，父亲才开口说道：“婆罗门不适合说出激烈和生气的话，可是，我的心里很不满。我不愿意再从你嘴里听到这种请求。”

婆罗门说完便缓缓地站了起来。席特哈尔塔仍交叉着双臂不声不响地站着。

“你还等什么？”父亲问。

席特哈尔塔说：“你知道。”

父亲气冲冲地走出房间，摸到自己的床铺那儿躺下了。

过了一个钟头，这个婆罗门睡不着便又爬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然后走出了房子。他透过小窗往屋里瞅，看见席特哈尔塔仍站在那儿，交叉着双臂，一动不动，浅色上衣映出了淡淡的光。父亲心里很不安地回到了他的床上。

又过了一个钟头，这个婆罗门仍无睡意，便又爬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然后走到了房子前面，看见月亮已经升起。他透过小窗往屋里瞅，看见席特哈尔塔仍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两臂交叉，月光照亮了他的光光的小腿。父亲又忧心忡忡地摸回到了自己的床铺上。

再过一个钟头，他又起来了一次；再过两个钟头，他又重复了一遍。他透过小窗看见席特哈尔塔仍站在月光中，站在星光下，站在夜暗里。一个又一个钟头过去了，他默默地往屋里瞅，看见站立者依然一动不动。他心里充满了恼怒，充满了不安，充满了犹豫，充满了痛苦。

在天亮之前的最后一小时里，他折回来，走进了房间，看见年轻人仍站在那儿，觉得他忽然长大了，但是也好像陌生了。

“席特哈尔塔，”他说，“你还在等什么？”

“你知道。”

“你就这么一直站着，等到天亮，等到中午，等到晚上吗？”

“是的，我就这么站着等。”

“你会累的，席特哈尔塔。”

“是的，我会累。”

“你会睡着的，席特哈尔塔。”

“我不会睡着。”

“你会死的，席特哈尔塔。”

“是的，我会死。”

“你宁可死掉，也不听父亲的话么？”

“席特哈尔塔总是听父亲的话。”

“那么，你愿意放弃自己的打算么？”

“席特哈尔塔会按父亲的吩咐去做。”

第一缕晨光照进了房间。婆罗门父亲看到席特哈尔塔的两膝在微微颤抖。在席特哈尔塔的脸上见不到颤抖，他的眼睛注视着远方。这时，父亲意识到了席特哈尔塔已不在自己身边，不在家乡，他已经离开了父亲。

父亲抚摩着席特哈尔塔的肩膀。

他说：“你要走进森林去当一个沙门了。如果你在森林里找到了永恒的幸福，就回来教给我。如果你得到的只是失望，就回来重新跟我们一起敬奉神灵。去吧，去吻别你母亲，告诉她你去哪儿。至于我，现在该是去河边第一次沐浴的时候了。”

他从儿子的肩上抽回手，出去了。席特哈尔塔打算移动步子，可是身子朝旁边晃了一下。他强迫自己向父亲鞠躬，然后就去见母亲，按照父亲的吩咐去向她道别。

当他在晨曦中迈开麻木僵硬的双腿，慢慢离开那依然寂静的城市时，从城边一家茅屋旁闪出一个蹲在那儿的人影，加入了朝圣的行列——那是戈文达。

“你来了。”席特哈尔塔说，微微一笑。

“我来了。”戈文达说。

和沙门在一起

这天晚上，他们追上了那几个苦行僧，那几个枯瘦的沙门，表示愿意跟他们同行并服从他们，因而被接纳了。

席特哈尔塔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了街上的一个穷婆罗门。他只系一条遮羞带，身披没有缝过的土色斗篷。他每天只吃一餐，而且从来都不吃煮过的食物。他斋戒了十五天。他斋戒了二十八天。他腿上和脸上的肉都逐渐消失了。热烈的梦想在他那显然变大的眼睛里闪烁，枯瘦的手指上长出了长长的指甲，下巴上也长出了干枯、蓬乱的胡子。他遇见女人时目光变得冷冰冰，穿过城市碰到穿戴华丽的人时就轻蔑地撇撇嘴。他看见商贩做买卖，贵族外出打猎，服丧者为死人哀哭，妓女卖弄色相，医生诊治病人，僧侣择定播种的日子，恋人相亲相爱，母亲给孩子喂奶——然而，他对这一切又不屑一顾，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臭烘烘的，一切都散发出谎言的恶臭，一切都伪装成高雅、幸福和美好的样子，一切都在腐烂变质。世界的味道真苦涩，生活就是烦恼。

席特哈尔塔眼前有一个目标，一个唯一的目标，那就是万事皆空，没有渴求，没有愿望，没有梦想，也没有苦和乐。自动消亡，不再有自我，为变空的心觅得安宁，在舍弃自我的思索中等着奇迹出现，这就是他的目标。如果整个自我都被克服了消亡了，如果心中的欲望和本能都已沉寂，那么，最后的东西，那个不再是自我的内在本性，那个大秘密，就会觉醒。

席特哈尔塔默默地站在直射的烈日下，疼痛得厉害，干渴

得厉害，一直站到他不再感觉到疼痛和干渴。雨季里，他默默地站在雨中，水珠从他的头发滴落到冰冷的肩膀上，滴落到冰冷的腰上和腿上，这个忏悔者却站着不动，直到双肩和两腿都不再感觉到冷，直到它们麻木，直到它们平静下来。他默默地蹲在荆棘丛中，灼痛的皮肤淌出了血，溃烂的伤口流出了脓，席特哈尔塔木然地蹲着，一动不动地蹲着，直到不再出血，直到不再针扎般疼痛，直到不再烧灼般疼痛。

席特哈尔塔挺直地坐着，学习节省呼吸，学习稍加呼吸即可，学习屏住呼吸。他由呼吸开始，进而学习平定心跳，学习减少心跳的次数，一直到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了心跳。

席特哈尔塔受年纪最老的那个沙门指教，练习摆脱自我，练习专心潜修，按照新的沙门规矩来苦练。一只鹭鸟飞过竹林——席特哈尔塔让灵魂钻入了鹭鸟，飞越森林和山脉。他变成了鹭鸟，吞吃鲜鱼，像鹭鸟那样挨饿，发出鹭鸟的啼叫声，像鹭鸟那样死去。一只死狼躺在沙岸上。席特哈尔塔的灵魂钻进了那具尸体，变成了死狼，躺在沙滩上，膨胀，发臭，腐烂，被鬣狗撕碎，被兀鹰啄食，变成骨架，化作尘土，吹散到原野里。席特哈尔塔的灵魂又回来了，经过了死亡、腐烂和尘化，已经尝到了轮回的可怕滋味，在新的渴望中就像一个猎手那样期待着冲出缺口，以逃脱这种轮回，一直找到起因的尽头，从而开始无痛苦的永恒。他破坏了自己的知觉，破坏了自己的记忆，从自我变成成千上万种陌生的形象，变成了动物、腐尸、石头、木头和水，但每次又总是重新醒来，太阳或者月亮当空，他重新变成自我，在这种循环中摇摆晃动，感到干渴，克服干渴，又感到新的干渴。

席特哈尔塔从沙门那儿学到了很多，他学会了从自我